

→ 金堤出发

# 仿佛在某一天老了

□李兆庆

看到司空见惯的炊烟都感到分外亲切时,我发现自己仿佛在某一天老了。

每个冬季,黄土地上的村庄便像进入惊蛰的黑瞎子,裹着厚厚的皮毛冬眠,睁开眼已是春暖花开。伴随着黄河逢春开化的凌声,黄土地被阳光唤醒,解冻的地方,这里一片浸渍,那里一片浸渍,花花点点的像婴儿铺垫的尿布片。忙碌而祥和的年关一拐弯就看不到踪影了,土地扯开了身段,只要影子稍微一动,脚便踩出一鞋底的桃红李白、鹅黄柳绿来。望年,望年,一年又一年,醒来的春天,抬头看看天宇,不时有阵阵北迁的雁影掠过村庄上空。天高高远而明净,悠悠白云缓缓飘过,站在黄河大堤上,极目处水天交融,相映成趣。在花开如梦、风过无痕中,悠悠岁月承载着乡亲多少喜怒哀乐。生命不能承受之轻,我也在加速一种衰老和败落,村落、黄河、麦田和白桦林被我反复地铭记、回放、记忆。

在黄河畔舞蹈的溜河风是有声有形的。刚刚挣脱冰雪羁绊的溜河风,在黄土地上迸发出激情,亢奋而肆虐,沿着一马平川的麦田横扫着。黄色的尘埃随着气流弥漫了黄土高原的天宇、平川、河流。这时,地是黄的,河是黄的,天是黄的。黄土地的春天是黄色的季节。擎着金黄色花骨朵的迎春花在春寒料峭中率先开放,为了把春天的讯息告诉世人,来不及长出叶子,就让一串串娇嫩的金黄迎风斗艳。桃花看见迎春花报春,也忍不住举起了粉红色的拳头,咧开嘴在风中飘洒着吟吟的抒情。依水而居的芦苇,在经年的枯枝败叶中,钻出箭矢般的苇苗。当缀满黄河滩的杨柳已

然成荫,遮掩了大半个河面,远远望去,修长的黄河道瘦成了一条黄褐色的丝带漂浮于丛林之中,颇有江南水韵。河滩上,放牧的孩子躺在绿油油、软绵绵的草地上,眯着眼睛忘情地吹着柳笛,笛声悠悠,音儿传不出多远,像梦幻而短暂的童年。不远处,留着长胡子的山羊悠然地甩动着光秃秃的尾巴,急速地啃食着嫩草尖儿。小山羊羔则兴冲冲地跑到河边伸长了脖子舔舐浑浊的河水,一不小心便跌落进河水里,四蹄忙乱地翻腾了半天,好不容易挣扎上了岸,抖动着浑身水珠,再不敢跨越雷池半步。恋爱的青蛙丝毫没有受到惊扰,精瘦的绿青蛙趴在肥硕的母青蛙身体上,一副很享用的样子,怡然自得,半透明的眼膜只是随水波的晃动而轻轻地眨了眨。

春天是诗意飞扬的,又是伤感的。思乡是温暖而湿润的,如母亲掌心盛开的茧花,弥漫着芳香。日子就这样,说短不短,说长不长。一路走过人生四季,迎春凋了,夏荷败了,秋菊菊了,雪花飘了,青春和热情也不复存在了。一晃,流水般的岁月如洒落的水珠,在黄土地上冒了个泡就不见了踪影。村子里那扇虚掩的门扉是否从早到晚,一直为我打着。说到这,便想起一句话:水流到哪里就是哪里。是否意念在哪里,精神就在哪里?此刻,村子蜷缩在我的意念深处,柔软、无形、无骨,哪怕早已泛黄,仍倍感温馨。不知有多少次,夜幕四合时,我仿佛听到母亲依着门前的歪脖树,高一声低一声地唤着我幼稚的乳名。倦鸟归林,黄牛回村,暮色的村庄被我渐次

打开,孤独也被打开了,包括线装诗集里的流年杯影。

河沿大堤蜿蜒,大堤沿河蔓延。出了村口,就是横亘在正南的大堤。大堤在我小时候感觉比大山都高,乡亲们的口粮就是用排子车装载着反反复复跨越大堤运往家里的。就是一个劳力拉一辆空排子车上堤,也累得脚转筋似的,等费了半天劲终于爬上大堤时,要把沉重的屁股放在车把上喘息半天,何况载重的排子车呢。秋天拉回来丰收的庄稼,春天拉出去播种的种子。家畜或人拉的排子车翻越大堤时比车行驶在土路上还沉重,需要全家人集体出动,拉的拉赶的赶,千层底都扣进堤土里才把排子车拽上大堤。

从河边飘荡过来的溜河风沿着白桦的树叶间隙筛选下来,仿佛小时候记忆的碎片,仿佛被时间磨砺过的生命的鳞片。也许我们青春年少,也许我们在不远的某一天变老。村庄的岁月像一个胃口很粗犷的磨盘,当我们的生命沿着磨槽被徐缓的磨盘耐着性子细细碾轧时,我们会变成尘埃,变成物种不同的植物,变成碎鸣的昆虫。自己在不可救药地堕落尘埃时,随一场春雨绵延而来的是另一场绿意。人类短暂而漫长的生命就像天上飘浮的白云,忽聚忽散,一茬一茬的白云聚集成人丁旺盛的村庄,一茬一茬的白云飘散成村后土包般的坟墓。但又有谁能永恒地保留着黄土地的美景,这河水的甘甜,这麦田的壮阔,这黄河的波澜壮阔呢?

一想起母性这个词时,还固执己见地以为自己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

有一天发现在我面前渐渐长大的孩子都要娶生子时,像打了个浅浅的瞌睡,待醒过来,一揉眼才忽然间发觉自己真的变老了。老人行将就木,大人步入老年的行列,孩子长大成人。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往昔的自己,一笑一颦,哭闹和叫嚣,从每一分钟到每一秒钟,我们关注孩子成长的目光从未让我们失望过。

当我们缀满一脸的幸福,抬头望天时,一朵朵白云经过黄河的上空,从南边的村庄飘向北边的村庄。试想若干年后,望风而长的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,长大了也会像白云从我们眼前或头顶上慢慢飘移,他们的体内移植着父辈的青春,作为当年的孩子,身影早已渐行渐远了。结果呢,后面的情景就是重复后的再重复,翻版后的再翻版。

背井离乡,转眼间来北京七个年头了,每天生活在喧嚣的氛围包裹着,精神上却是无法抵达核心的惘然。对北京来说,我只是个过客。不知道我这一生会作别多少次村庄,会抵达多少个城市,用来惦记的、怀念的,在记忆中永不褪色的,还是安卧在黄河岸畔的村庄。常常在深夜触摸村庄,随着意念的深入,村庄的一切又都复活起来。它们又何曾走远?它们时时就在身边,一如昨日。

白云飘流成村庄的河,朵朵白云唱响牧歌,纳鞋底的娘驼背的爹,从四月退隐的花事……一夜一夜,带着禅意的乡音总是在暮色中抵达。

转眼间,短的像叫驴历险一样的日子,又迈到年关的门槛。又该回家了,快回家吧,扯下村庄里那片最干净的白云,擦拭将要生锈的灵魂。

→ 卫风新唱

## 红船开天(外一章)

□徐福开

浙江。嘉兴。南湖。

一条停泊的游船,透射着彤红的颜色,无比鲜亮,抢去了中国,乃至整个世界的眼球。

这条船的尺寸,不大,长约16米,宽仅3米。这条船的面积,长乘宽,很快就能计算出来,也不大。然而,船上装载的故事,却是一种无边的辽阔。

一页一页翻回日历,定格在1921年7月。

十三位年龄参差的中国人,十三腔奔突涌荡的热血,经过转移,再度齐聚于这条船,商议大事,寻找煌煌华夏民族的出路。

那一天,阴霾遍布的长空,露出了阳光的微笑;那一天,希望的星辰,重新开始璀璨地闪烁;那一天,这条船劈开了南湖的波浪;那一天,这条船开启了崭新的航程。

新天,新地,新理想;新途,新歌,新奋斗。

一切都是全新的,亘古未曾有过。

在这条船上,一个伟大的政党,宣告了光荣的诞生;在这条船上,一种雄壮的强音,嘹亮了地球的东方。

尽管他们当时把声音放得轻,压得低,但那份激越,那串“共产党万岁!第三国际万岁!共产主义万岁!”的音符,依然震彻了浩瀚人类的耳鼓。

正如老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所言:革命声传画舫中,诞生共产党工农……

春秋递逝,日月辗转,百年岁月已被收入历史的册页。

再看这条船,红色愈发鲜艳,光芒愈发耀眼,一种以“红船”命名的精神,与五星红旗一道,迎风招展,猎猎飘扬。

如一曲新时代的不朽战歌,让我们再次高声唱响吧——

红船精神:开天辟地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,坚定理想、百折不

挠的奋斗精神,立党为公、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。

红船,中国共产党的标志与象征。

红船,一条开天的船,一条辟地的船,一条正在劈波斩浪击风搏雨扬帆驶向未来的船。

### 长征颂歌

一条修巨的红色飘带,在地球的东方荡荡舞动;一部宏伟的红色史诗,在世界的头版浩浩交响。

气势恢宏,无与伦比;惊天动地,泣鬼神。

以赤丹,描摹着坚贞不渝的初心;以碧血,具象着忠诚不二的使命。

信念的走向,不需梳理;信仰的高度,无法丈量。

二万五千里的长路,是用鲜血和生命筑就的;二万五千里的长卷,是用牺牲和奋斗铺展的。

这支队伍,意志比钢铁更坚硬;这支队伍,理想比松柏更青翠。

即使身躯要倒下了,也始终保持着前倾的姿势;即使旗帜要破损了,也始终焕发着飘扬的状态。

穿着芒鞋的一双双脚掌,在皑皑雪山上,缚下了岁月深刻的印痕;啃着皮带的一张张嘴巴,在茫茫草地中,喊出了时代震撼的强音。

北上抗日,胸腔间奔涌着不可阻遏的洪水;救亡图存,肺腑间燃烧着不会熄灭的烈焰。

纵横十一个省份,突破无数次重围;历经两度春秋,谱成壮美华章。

艰苦卓绝,换取了胜利;空前无后,迎来了新生。

留下一精神,跨越着疆域和国界;擎起一串召唤,激昂着现在和未来!

→ 金堤拾贝

## 纹饰里的丰盈生活

□林如诗

我珍藏着一面古朴的铜镜,它是奶奶留下的传家宝。铜镜历经岁月的洗礼,表面已布满青绿色的铜锈。镜背上环绕着一圈乳钉纹,寓意着对生命的敬仰。而今,上面的尖角已被岁月温柔地抚平,只留下泛白的微光闪烁。我轻抚着斑驳的痕迹,我想,那是祖先们感怀生命、憧憬美好生活的印迹。

乳钉纹传递出的生命感,让我想起老屋里的木质碗柜。碗柜无声,而柜门却热闹非凡,仿佛能听到肥美的鲤鱼在莲叶间游戏,闻到花团锦簇的油菜花的芬芳。俏皮的鱼儿摆动尾巴,随着柜门的开合,把年年有余传给人家。金黄的油菜花溢出油香的汁水,把五谷丰登带给亲邻。吉祥纹饰寄托着信念与期待,陪伴着老宅里的人们勤勉耕作,把日子过得红火温馨。

纹饰丰富了日常,更装点了生活。一次我与闺蜜穿着马面裙游西湖,路遇好奇询问的外国友人,我便欣然展开裙子向他们介绍。裙子底部是象征富贵尊荣的牡丹纹,翠黄的牡丹簇拥着凤凰。阳光下,凤凰像是披上了金光霞衣,乐舞着吉祥美好。闺蜜裙子的纹饰则是代表平安幸福的青鸾。裙身上,青鸾在万山之间腾飞,留下片

片碎羽,一番欣欣向荣之景。外国友人称赞纹饰的巧妙用意,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姿。这些纹饰连接着远古的祝福,为今人带来祥瑞的福泽,美好的寓意也化作我们自信扬起的笑容。

央视春晚的《年锦》也展示了丰富纹饰的各朝华服。吉祥的纹样随着演员的摇曳,翩跹飞跃。旋转翻滚的卷草云纹诉说康泰无虞的祝福,枝条弯绕的茱萸纹承载福寿安康的冀望,流动飘拂的德云纹寄托步步高升的愿望……女子们步履袅娜,把笑容藏在纹饰里,把巧思装点成纹样中,举手投足间娓娓诉说韵味生活。

华服的纹饰底蕴深远,而浙江省博物馆的“万工轿”,则用无数花鸟兽纹饰演绎着对幸福的憧憬。轿上有红漆妆金的龙凤共舞共乐,有仙气飘飘的鹤展翅欲飞,有玲珑的喜鹊成对啼唱,有威武的狮子昂首站立,还有数百颗果实累累的石榴点缀其间……祥瑞闪烁着璀璨光芒,组成喜上眉梢、榴开百子、天官赐福等吉祥主题。这些簇拥着的祥瑞纹饰,是百姓对吉庆的期盼。

各色纹饰穿越千年,人们对生活的浪漫憧憬,也经纬交织,始终热烈丰盈。

## 一条路

□杜竹宁

一条通往井场的路  
记不得你  
多少次手拿管钳  
穿梭于井场与站点之间

那夹杂着  
汗水与油污的红工衣  
也记不得你  
多少次  
与星光相伴  
奋战天明

泵房传来  
轰鸣鸣的运转声  
告诉我  
你曾在此停留

攻坚克难  
留下了奋斗的身影

今天  
你又与这条路相约  
用你的平凡  
抒写石油人不平凡的力量  
用你的坚守  
抒写石油人的担当与使命

路边的鲜花  
静静地绽放  
用生命的力量  
诠释着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 
传唱着劳动的红歌  
传承着石油人的荣光



# 金堤

牧 (摄影) 李昊天

本版邮箱:zglwh1221@163.com

→ 袖珍小说

## 梦屈原

□方悄

端午节那天,各电视台都在播放纪念屈原的节目。我看倦了,打了个盹儿,仿佛自己在汨罗江边徘徊,吟诵着屈原的《离骚》:

世道黑暗使人眼光迷乱,  
谁又能够了解我们的底细?  
人们的好恶本来不相同,

只是这帮小人更加怪异……(引自《楚辞全译》,黄寿祺、梅桐生译,贵州人民出版社,1984年2月第1版,下同。)

我正吟诵着,突然一个东西从水中飞跃而出,落在我面前,像一只海豹,吓我一大跳,仔细一看,原来是屈原,于是对话开始了。

我:爱国诗人你好!

屈原:你是谁?为什么在这儿吟诵我的诗?为什么称我为爱国诗人?难道给我平反了?我活着的时候因为在繁华的背后看到了隐忧,我作为分管内政和外交的高官,义无反顾地说出实情,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,于是每个官员、每个媒体都骂我污蔑伟大的祖国,攻击伟大的领袖,判定我是楚奸,纷纷要求处死我。于是,伟大的领袖便把我流放到这荒凉的汨罗江畔。

我:一般说来,写历史的人和写社论的人相反,大都把以前那些敢说真话、敢骂当权者而当时被打成反动分子的人称为爱国者,而把当时那些毫无是非、对伟大领袖极尽歌颂之能事的宠儿称为奴才。根据这个一般规律,你被封为爱国者。又因为你是一个写诗的人,所以就被封为爱国诗人了。

屈原:难道我们的楚国不在了?

我:早不在了!您是公元前278年跳水而亡的,你死后55年,楚国就灭亡了,距今已有2200余年了。

屈原:那帮天天为楚国叫好的人,难道他们的叫好声能保住楚国吗?他们不是说楚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?

我:我不知道当时楚国到底强不强,我只知道楚国被秦国灭了。

屈原:那么多叫好的人都没有奋起反抗吗?他们不是鼓噪自己最爱国吗?他们都去哪儿了?是不是都躲到山上去学伯夷叔齐吃草根度日,誓死不吃秦食啊?

我:学伯夷叔齐?您真是个迂老夫子!那些人不学政治、经济、军事,上不能究天人之际,下不能察古今之变,唯一的本领就是叫好,谁给他们好处他们就叫好,这不又争先恐后地高呼秦王好秦国好去了,俨然是正宗的秦国人了,早忘了自己亡国奴的身份。

屈原:他们怎能这样呢?

我:您真是个迂老夫子,对那些成天叫好的人来说,有奶就是娘。那些叫好的人,没有一个是真心叫好的,只不过是叫叫好来获取更多的权力与金钱,名利双收。

屈原:那我岂不是白死了?

我:您不是白死了!您应该好好活着,您一定没听说过人权高于主权吧?所谓爱国其实就是忠君,所谓忠君其实就是叫人做奴才。

屈原:我亲爱的楚国呀!呜,呜,呜……然后纵身跳回水里。

突然间我醒了,手上正拿着《楚辞全译》,手指还搁在《离骚》的结尾:  
算了!算了!  
国内既然没有人了解我,我又何必怀念故国旧居。既然不能实现理想政治,我将追随屈原安排自己。

→ 书里书外

## 我们向苏轼学习什么

□梁星穆

最近,忙里偷闲,把书架上的《苏东坡传》又拜读了一遍,再次被苏轼的伟大所感动。对于拥有“北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美食家、画家、水利专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”这么多荣耀光环的东坡先生,我们今天到底应该向他学习什么呢?笔者认为应当学习他的刻苦精神、交友之道、慈善品质。

学习他的刻苦精神。为了“备战”科举考试,苏轼对于一些经史子集的文章,除了正常背诵以外,还自加压力,不厌其烦地通篇逐字抄写,抄写一遍两遍甚至无数遍,直至达到完全记住、熟能生巧、信手拈来、运用自如的境界,且从不出差错。那时候抄写用的是毛笔,不像现在有的人,用圆珠笔写字尚嫌麻烦。据史料记载,苏轼曾把80万字的《汉书》抄写三遍。扪心自问,在当下,我们抄写过什么长篇经典文章,我们抄写过什么文学巨著。退一步讲,不说抄写,就说阅读,四大名著我们通读一遍的有多少人,读两三遍甚至以上的又有多少人呢?不能说没有,只能说寥寥无几。有人说,苏轼天资聪颖,这不假。如果仅靠天赋,苏轼未必能成为苏轼。

学习他的交友之道。对于朋友,苏轼都是真心实意结交,无论是意气相投的高官,还是志趣相近的文友诗友书友网友,抑或是平民百姓。哪怕是先期后敌的人,自言“上可以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”的苏轼,也笃信“吾眼前无一个不好人”,从不给别人标注“坏人”的标签。如果是朋友“坏”,他相信别人也是为形势所迫。他所谓的朋友章惇后来拜

相,以“毁谤先帝”之罪名强加给苏轼,对苏轼发配岭南可谓起了重要推动作用。对于有这样深仇大恨的人,在后来章惇失势被贬到雷州半岛时,苏轼仍旧写信开导章惇的女婿黄庭坚(苏辙三儿子的岳父)，“子厚(章惇)得雷(雷州),闻之惊叹曰。海康地虽远,无瘴疠。舍弟居之一年,甚安稳。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。”苏轼可以说是不记仇,胸无私,心坦荡。至于对于好友的奢靡行为,苏轼总是及时扯袖子、红红脸、出出汗,毫不遮掩地直接劝诫。据史料载,他的好友蒲宗孟“洗面”“濯足”“澡浴”,用人、用水极为奢侈浪费,苏轼写信毫不留情地奉劝他记住两点:一曰俭,二曰慈。

学习他的慈善品质。因为有大爱之心,所以苏轼才有慈善之举。在密州期间,群众因交不起皇粮国税,经常把养不起的孩童遗弃在道旁路边,苏轼在工资减少、“家日益贫”、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,还“洒泪循城拾弃孩”,家里曾经一度养育过三四十个孤儿。试想一下,今天,我们如果在衣不暖、饭不饱的情形下,谁还能想着别人、救助别人呢。这时候突然想起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说过的一句话,“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,后者能超过一半,他就是好人。”苏轼当然属于好人、善人。特别是在被贬黄州期间,他对于民间盛行的“溺婴”恶俗(因为农民养不起很多孩子,孩子一出生便被水盆溺死)极为厌恶,苏轼尽己所能,靠着自己的影响力,奔走呼号,在官府、民间慈善家等多方支持下创办了东坡雪堂救儿会。就相当于现在民政部门主办的儿童福利院,主要免费养育被遗弃的孤儿儿童。这一切非有大爱之心是不可能践行如此善举的,装是装不出来的。